

# 文化崗位

第三期

新中國出版社發行

（此處有模糊文字，疑似為出版年份或卷期號）

# 文 化 崗 位

第 三 期

新 華 出 版 社 發 行

蔣 委 員 長 告 全 國 軍 民 書 ( 續 )

蔣 頭 是 岸

片 映 蔣 頭 是 岸 第 三 國 家 的 反 響

日 閥 野 心 汪 逆 陰 謀 之 總 暴 露

對 術

吳 論 中 的 汪 精 衛

南 北 傀 儡 大 會 串 的 「 青 島 會 議 」

\* 新 聞 \*

\* 剪 輯 \*

上 海 派 報 德 僑 第 三 次 之 輪 回 汪 精 衛

汪 是 變 節 漢 奸

汪 派 官 治 交 交

六 世 頑 童 汪 精 衛

蔣

明

馮 凌

焦 菊

洪 汶

王 人

# 半月評壇

## 回頭是岸

日汪密約公之復露，除能更增加我們全國上下抗戰到底之決心外，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意義：一是促使附從者，是加速第三國家制裁暴日期之到。

自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跑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利慾薰心的敗類，一種是受其花言巧語所蒙蔽的糊塗蟲。這第二類的糊塗蟲，當閱悉日汪密約後，當可知曉他們一向所追隨的「愛國英雄」原是萬惡不赦的「賣國奸賊」，他們當會從「和平」步夢中猛醒過來，步着高陶的後塵，逃出「歹土」，走上光明的大道。大陸報廿三日載稱，一個喊着「我們現在才認識汪精衛的本相了」的銀行家自訴道：「上海有一般人一直陷在汪之烟

幕中，以為不完全屈辱的和平總不算壞事，但現在他們才完全明白，隨着汪精衛走就要變成日本人的奴隸了！」我認爲這是全體糊塗蟲的呼聲，我們相信他們會走上自新之路。

至於那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此死心，他得：女子熱勁正在尾隨着汪精衛，想討得一官半職，發發橫財。對於這般人我們現在把大英夜報廿三日社論的一段警句摘給他們看看：

「猶如... 滅亡朝鮮之時，利用朝鮮奸人李容九... 進會，一再上書韓王及日皇請求日韓合併，呼籲哀求，號稱會員一百萬。及至日本正式滅亡朝鮮，實現李容九所謂日韓合併之後，未過半月，即由日本正式下令解散

一進會，發給十五萬元解散費，平均每會員僅得解散費一角五分錢。每人以一角五分錢之代價，猶須經過多少卑鄙無恥之哀乞陳情，是與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廉價賣國；亦為近世帝國主義吞滅弱小之最後階手段。汪精衛之盜竊國民黨名義與日人私訂賣國協定，取鑿不遺，即李容九出賣朝鮮之事也。但是最後結果，汪精衛未必能如李容九之得達賣國目的，而隨從汪

### 國家反響

日汪 後，日本獨霸東亞，排除第三國家在遠東以及太平洋上所有權益之野心暴露無遺。從此愈益證明中國之抗戰，一方面為保衛自國之生存，同時也在為各友邦之利益與安全而戰。

廿四日，日汪密約簽署後之第三日，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宣稱：『英國政府就中國時局極密加以研究之後，深覺汪精衛所懷意頗與日本所揭曉之意向相吻合。最是之故，日本帝國必以全力協助』新

精衛之誤入歧途至死不悟者，亦未必能得一角五分之代價，何也？因抗戰建國之勢正在方興未艾，而最後勝利之日已是屈指可待矣。」

回頭是岸。『小精衛以及敗類，我們都一時期望他們從此大改過自新，政府寬大為懷，一定會准許他們悔過自新，不再因循苟且，或執迷不信，則一俟最後勝利之日來臨，便悔之晚矣！』

(峰)

政府」之成立，願英國政府對於中國所承認立相與保有外交關係之唯一政府，願為以蔣介石上將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與行政院長之國民政府，此則必須切實證明者也。」

廿五日，美國最具權威之報紙，紐約時報社論中宣稱：『日汪密約，據汪精衛方面聲稱，該約立非由日本政府提出，乃係日本軍部所提交者。當日本政府正企圖重建美日友誼時，此種「條件」之簽

表，將日本軍人之心事全部昭示吾人，……東京政府對此「條約」之不加否認，可證明日本政府之政策依然操於軍部之手……」

廿七日，蘇聯最高行政會委員梭波勒夫函致特魯德報，表示蘇聯不承認汪精衛「政府」之決心，斥汪精衛為巨奸，並謂汪係日人所選出以分裂中國者。又謂全部舉動，乃中國抗戰勝利所致之無聊把戲。

這是日汪密約公佈的英美蘇的反響。從張伯倫的演說，梭波勒夫的公開信及紐約時報的社評看來，英美蘇這三個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國家，已深深認識日本軍人之野心，並認識英美蘇之利益與中國係在一起，只有中國抗戰之成功，始能保障第三國家在太平洋上權益之安全。行見與太平洋有密切關係之各友邦將如蔣委員長所呼籲者，「共同合作，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以制止日本之侵略。」（明）

# 日閥野心及汪逆陰謀之總暴露

馮凌

正當汪精衛躊躇滿志，得意忘形，高唱「新政

府」就要成立，「中日和平」就要到來，而黃悻蔣

委員長不肯停止抗戰，以致日本不能撤兵，因而不

得不先以「局部的和斷致全面的和」的時候，霹靂

一聲，其在右發聲竟於此最後關頭，天良湧現，覺

悟其罪惡，遂出「歹土」，走向光明，並

恰在汪逆之「和平」把戲完全揭穿，其賣國之

真象乃大白於天下！

日汪密約的揭露對於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無若

何重大之意義，因中國人民固早知日閥野心以及汪

逆陰謀之所在，故高唱此套壯舉，其價值乃在：第

一，使附逆份子認識其「領袖」之醜相，而促成漢

奸組織之崩潰與瓦解；第二，使第三國家認識日人

之野心，而謀及早採取有效之行動以制止其侵略。

今請為申言之

按汪逆發動其「和平運動」以來，

奸徒敗類紛紛響應，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得一半半信，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認其內容或亦有盲從誤信之糊塗蟲，

迅速與輕易」竟至使「日方無與談判的人大吃一驚。」「日人的要求是這樣毒狠，反觀汪逆所向日方提出的反要求是些什麼呢？在其「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中，對於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領土主權行政等一字不提，而所斤斤者乃是錢，錢，錢。賣國是為賺錢，有了錢，汪逆便萬願俱足了。自從誤信的份，船可認清了汪逆的真面目，回頭是岸，走上。據大陸報一月廿三日載稱：自日汪密約，一銀行家親告該報記者，謂：「汪逆精衛的真面目了。」又謂：「上海人一直被汪之和平理論所蔽，相信不完全屈辱的和平總不算其壞事，但現在才完全醒悟，隨着汪走，就要變做日本人的奴隸。」又據該報廿五日載稱，汪派內部現已呈崩裂之象，互相殘殺不已，其「和平建國軍」第二路總指揮王某，因謀逃走香港，已為汪所槍斃。

日汪密約，本身毫無價值，因汪精衛為一中國政府所通緝的罪犯，日本無論與之簽訂任何條約，在以上以及事實上皆不會發生任何效力，誠如陶希聖所言，這種條約在中國國民看來不過是「廢紙一張」。然而這張「廢紙」一旦公布，却促成了汪派漢奸集團的崩潰，這叫做作繭自斃。而且不但對汪逆是如此，在日本方面又何嘗不是作繭自斃！蓋自日閥侵華軍事陷於泥潭，進退不得，而外交又陷於僵局以後，日人運用其「軟欺硬詐」之外交手段，亟謀先行緩和與第三國家間之緊張局勢，誘使第三國家承認其「東亞新秩序」。然由平沼以至阿部，「軟欺硬詐」皆未發生效力，日人情急智生乃想生一「避開正面由側面進攻的方略，這方略的實施就托之汪逆精衛的身上。」

日閥加緊製造傀儡政府，在表面上許其「獨立」「自主」，顯示日本並不吞併中國，並不想獨霸東亞，並提出「滿洲國在華權益」的口號，一俟傀儡政府成立，即擬以一點小惠誘引第三國家上鉤，騙得各「家」事實上的承認」。例如日本軍人前所宣稱之「開放長江」就是這套把戲的露演（這把戲的內幕，在汪逆「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之第四條中說得很為明白）。第三國家若

果對於傀儡政府作了「事實上的承認」，那也就無異對於日本之「東亞新秩序」作了「事實上的承認」，如是日人經過傀儡之手，得到他「軟欺硬詐」所不能取得的效果，這也就是所謂側面進攻的成功。

然而千不幸，萬不幸，主奴辛辛苦苦所捏成的騙局，却被高橋一手揭穿了。日汪密約的公布，可使第三國家澈底認識了日人的野心認識了傀儡政府的真象。「東亞新秩序」乃是將中國全部據為日有，而「滿洲國」完全抬出來，叫他作為驅逐第三國家的前鋒。滿洲國抵華南沿海，整個中國變為日人軍事據點。日人將利用中國取不盡的人力物

力以完成其「帝國大陸政策」，北攻蘇聯，南逐英美法，以實現其「田中奏議」。

第三國家，尤其是英法美蘇，這些與太平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當閱了日汪密約之後，當可明瞭中國之抗戰，係其本國之生存，然而也在為第三國家之利益而戰。

附逆份子，在日汪密約公佈後，已認識了其「領袖」的真面目，而紛紛踏上自新之路，汪派漢奸組織已行將瓦解，同樣，我們希望各第三國家也迅速及早採取有效行動，共同合作以制止日人的侵略。行見「主子」的野心與奴才的陰謀同告粉碎！

\*

\*

\*

\*

\*

\*

# 汪派的辯術

焦桐

自高陶逃出「歹土」，將汪逆對日所訂之賣國密約全部予以揭發之後，醜類原形畢現，驚惶焦急，手足無措，然又不能裝聾作啞，不加以理會，於是乃不得不「辯解」，以遮掩其宵惡於一時，然真象大白，事

通詞巧辯轉益增其醜態而已。辯術周佛海梅思平陳春圃諸逆以及中華日報記者等各有辯文發表，其間論點之支離才力之不值讀者一笑，然汪派素以花言巧語稱雄於世，此乃集「汪派辯術」之大成者，則又不可不一窮其妙，本刊謹逐條為之揭載於後，並為之作註：

一，陳逆春圃謂高陶所發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間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後折衝之結果」。誠如是，則即使並非雙方簽字之協定，陳逆至少已承認此其為日方提案之一。猶憶汪逆屢屢宣稱，自近衛聲明之日起，日方已有

「和平誠意」，不要我賠款，不侵我主權，不索我領土，然近衛聲明距日方提交此項文件之日已將一載，日方之「和平方案」乃較歷史上一之「廿一條」猶為毒狠，則所謂日方「覺悟」何在？日方「和平誠意」何在？汪逆自謂因知日方已有「和平誠意」，始脫離重慶，發動「和平運動」，由今觀之，則汪之出亡乃機純為賣國，此可謂不辯自明。

二，陳逆又謂：「日方最近議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礎」與高陶所發表者大不相同，「吾人與日方所商訂之和平條件，斷不損害我國之生存與自由獨立」，誠如斯言，當汪與其幹部回覆高陶之電時，為何只言「和平」，而「一句也不提組府問題」和這「新和平方案呢？蓋高陶所以出走，乃鑒於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能嘗試」，若果以此新和平條件電告高陶，則高陶必然歸來，何至將此賣國密約宣布，使汪逆賣國真相大白於天

乎？由此可見新和平條件云云是不折不扣的謊話。

三，周逆謂：高陶所發表之文件，「係現地一部分日本當局之最初提案，」此實傀儡之自供，按兩國訂約當然須由雙方政府提出或接受，豈可由對方國內某一部份人士任意提出，即加以接受與考慮。如日本人人向汪逆提出「和平條件」，不知汪逆如何處理！周逆這幾句聲明，無意中透露出汪逆是影佐一手牽線下的傀儡。

四，周逆又謂：「余與梅思平，林柏生兩君與東京方面自一月餘之協議，而最後所決定之條件與『條件實不相同』。此乃與陳逆所聲稱之『斷真……我國之生存與自由獨立』之「和平條件」相為呼應。但吾人不禁欲問，汪逆既已得到如此光榮和平方案，為何不為之披戴，不但高陶之「種種捏造」可不攻自破，而汪派之「和平運動」亦定能博得中國人民之諒解甚至擁護。汪逆為收買，感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今既得到如此法寶，反而秘不展露，此中真偽，尚待一辯。

五，漢奸記者在「我們的表示中」聲稱：「在

此以前，日方之幾次提案比較這個還要堅持的多」。由此可見汪逆前所宣稱之「日方和平誠意」純為欺人之談，所謂「近衛聲明」真如彼邦軍人所言，完全是一套「欺世」而已。近衛以此欺騙汪逆，而汪逆亦以此欺騙中國人民。

六，漢奸記者又謂：「高宗武為渝方作間諜，由來已久，我們早有所知」，「現在我們調查所得，他領了蔣方的賄賂錢，竟有三百萬元之鉅。他從什麼地方領錢，怎樣經手，這些我們都已知悉。」據此，則姑不論事實之真偽，汪逆幹部既已早知高陶為間諜，又知其從何他領款，則何不早為之計，將其逮捕或扣留，而乃任其逍遙出走耶？此一委幼稚之反宣傳，雖三尺童子亦必嗤之一笑。

七，漢奸記者又宣稱：「和議的結果為損失，但抗戰的結果則為亡國」。抗戰之必為「亡國」此乃汪逆獨具之見解，姑不遑論，但該記者已明白招認「和議」結果之為「損失」矣。按汪派上自其「主席」，下至跑龍套者，皆滿口承認中日戰爭是兩敗俱傷，日本已自知「不能全勝」，所以急求和解

，然汪派於行文及談話之間則又一口咬定「貴國是戰勝國」，我是「既敗」國，真不知其邏輯何在？居心又何在？

八，該記者又稱：「今高陶以與民國四年之廿一條相比擬，這是沒有常識的話。民國四年並沒有經過這樣一次中日戰爭」。該記者這套強辯，真可謂「沒有常識」，須知正因民國四年沒有一次中日戰爭，日本「下本」，所以廿一條較今日之「日支新關係調停」為輕，這不是極其顯而易知的嗎？

九，陶指出，陳公博因不願簽字於亡國條約乃於十二月廿八日乘間走港。由此可見中華日報於一月廿日所發表之陳之贊助「和平」談話，純為白日活見鬼，不惜憑空造謠，以掩其窘態。

十，高陶係一月三日離滬赴港，當上海中外各

報揭載此項消息後，「中華通訊社」大肆闢謠，堅決否認，由此可斷定當高陶尚未發表密約以前之一瞬間，汪派尚不認其為「淪方之間諜」，猶冀其重返「沙土」，消滅「謠言」於無形。

汪派之辯衛不過如此。所謂「事實勝於雄辯」縱汪派有偷天換日之本領，然事實俱在，巧辯終難掩飾其破綻，一旦為人揭穿，巧辯便是狡賴了。我們且不問高陶所發表之文件之真偽，若日方真如汪派所言具有「和平誠意」，且願「尊重中國之領土及主權」，則日方何不逕直向中國政府提出其和平願望，以取得「全面的和」，（蓋中國政府早有聲明在先，抗戰之目的，只為保持中國領土及主權之完整。）而乃獨對「匹夫」折衝樽俎，此中把戲尙待騙誰？

\*

\*

\*

\*

## 洪波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美國輿論中的汪精衛

### 神氣活現的傀儡

自從汪精衛投入日人懷抱，發動其所謂「和平運動」後，一年來，美國報章絕未提其姓名，對其「和平運動」亦未加以理會。然最近一月內，在美國報章中忽有論汪精衛的文章出現，一篇是十二月十日「Time」的「Time」，稱汪為「神氣活現的傀儡」，這因為「中華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宣稱：「日本必須與中國實行平等的經濟合作，否則即須全部撤退。」「Time」編者認為此種聲明表示汪「開始自覺在對日交易上處於有力地位。」這是美國報章第一次給予汪精衛善意的批評。這種批評完全是根據一種假定，以為汪可具有一點自主性，不至完全做了日本軍部的傀儡。

十二月四日出版的「Newsweek」上，有一段案

及前日本首領汪精衛和平運動情形，那上面說：

「東京消息：汪精衛不獲得一次大的軍事勝利，足以刺激一般厭戰的中國人擁護以汪精衛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自從去年七月以來，日本就大吹大擂準備在「佔領區域」成立一個傀儡政府，然而成立之期屢定屢改，最後由日本官方宣布決定在十一月間成立了，然而十一月到了，汪精衛却由於「日方要求」又決定展期了，理由是「某種事件」尚待清理。」

### 劣貨不使在美國出賣

紐約宣傳內容檢討社最近發表一件極有意味的文件，說：去年十月間，日本以大批金錢賄賂華爾街上的報館，廣散謠言，說日本已與蔣委員長成立和平協定，蔣汪分土自治，蔣擁有目前重慶政府所

有之土地，汪則為日本「佔領區域」之領袖。日本這種宣傳的目的是企圖給國際間一種印象，以為中日「和平」暫時已可實現，「只要中國政府不大舉反攻……游擊戰爭雖在日本後方繼續，並不至於擾亂和平……」

這種謊言的傳播，是日本在美宣傳的新方向，「如果汪政權一旦在日本「佔領區域」成立，則這種宣傳一定可變為現實。」在這段敘述之後，該文筆者作了一段「出賣」汪精衛的評論：『日本現在還不算「出賣」汪精衛，因為日本深知汪在美國名譽掃地，錢不值。』

不知內幕的人一定感覺奇異，日本軍部在其國內報紙上為汪之活動大肆宣傳，但在美國日人所發行之宣傳品中，却閉口不提汪精衛，日本在美國所耗費之宣傳費年達美金三百五十萬至五百萬之鉅。日本在美國甚至不將汪之「和平運動」與其「反共」宣傳連繫在一起，日本在美的「反共」宣傳是企圖使美人相信「日本對中國作戰，僅為挽救東亞避免共產主義之威脅。」

### 人工的偽組織是一場空

汪之活動雖不見較於美國報章，然美國一般對於遠東關心的社團却多予以相當注意，美國太平洋通訊社所發行之文告專摘載一般論文與報告文字。最近刊出一篇討論傀儡政府的文章，此文的作者是 Franz Michael 載於太平洋事件月刊：

『無可置疑，日本侵略中國是違反一九二二年所訂之九國公約，以及一九二八年之巴黎和約。又由於日本軍隊侵害平民之生命財產，也就違反了一八九九及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之議案。再則，日本企圖在其武力佔領下之區域內樹立傀儡政府也違反了國際公法。……這整個人工的偽組織却是一場空……日本不過想乘戰爭未決之前，即借此以鞏固其地位。而這種地位……爭之結果，以及列強態度之強弱而定……』

### 汪政權救不了日本

華盛頓某一團體發出了另外一個文告，其中聲稱：

「日本政府現在正想着迅速在其一佔領區域」內經過一個汪精衛政府之手而建立起「東亞新秩序」來，日本已不想繼續其消滅「蔣政權」的計劃。但是汪精衛傀儡政府並不能實現日本軍人的希望，因為「汪政權」不會得到中國人的擁護，而註定要全盤失敗的。即使日本軍隊停止進攻，而致全力以鞏固其「佔領區域」，而「汪政權」却不會就此「坐視不動」的。由是觀之，立即向傀儡政府進攻。除非日本一佔領區域一重復歸於中國政府，永久和平是不會實現的。日本也許會從中國得到一些經濟權利，但是政治特權以及駐兵權是無望的。

### 謠言攻勢在美國也失敗了

在上文中又討論到了中國在戰爭結束後的政府形式。文中明白指出汪精衛與日本政府的雙重反共宣傳在美國完全失敗，沒有得到一點預期的效果。

「中國的少數左傾份子，即所謂西北的共產黨，在將來的新政府中會得到一席之地……他們對於抗戰的貢獻是偉大的……他們當然要有所要求……他們會得到一個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政府……許經濟上的及社會上的改良，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知識階級必將反對一黨專政……中國新的經濟發展將使各個階層均沾其利……中國與民主國同其命運，中國一定會產生一種民主的政體——上自中央，下至省縣——以適合其國情，適應其需要與希望。」

### 傀儡政權之樹立將使美日邦交更加惡化

一篇最深切的評論，論及日本於最近將來在中國可能採取的行動，發表於「Amorasia」上。該文中提示日本也許會「加緊樹立起「汪政權」來，並予以承認，然後以之作爲「既成事實」，奉獻於列強之前。」此種把戲已有前例在先，一九三二年，

日本關東軍以溥儀為第一號傀儡而樹立起來的一滿洲國」便是如此。但是今次日本如果再玩這套把戲，將來一定要後悔不迭。『因為這樣一來，將使日本困難更為加深，陷於絕境，進退不得。該時如想後退，必較今日更為大失顏面。樹立傀儡之後，將使美國對日之反感更為加強，美日「妥協」之可能性為之大減。』

### 主張：「同告失敗」

日本失「同告失敗」因素是『汪精衛的「稱平」也即是「投降」的運動，未得吸引過半個中國軍人過來。』在起初，許多遠東觀察者以為『日』使中國政府內部之重要保守份子倒過日本這邊來，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這種預想竟未實現，這是由於：第一，日本軍隊之殘酷暴行，以及其經濟榨取；第二，由於蔣委員長威德感人，得以發動全面抗戰，由極左至極右份子無不在蔣委員長號召之下，愛國精神迷漫於全國……於是汪精衛用盡千方百計也不能動搖中國人心於一毫，中國政治的統一，彼決無力

可以破壞……日本大肆宣傳國共分裂，然而直至目前，中國依然是一個統一的中國抵抗着日本的侵略。……日本一心期待着中國軍隊的叛變，實現其以華制華的迷夢，這迷夢却始終是迷夢。』

### 汪精衛是中國天字第一號的

#### 賣國賊

前美國駐華海軍陸戰隊卡生少校，最近辭去軍職，從事於以遠東為題之講演與寫作，近在同期「Amerasia」上發表一篇論及汪精衛活動的文章。卡生少校曾經遍游中國內地，遠較其他外國觀察者熟知中國，其論及汪之「和平運動」，真可說是一針見血，他說：

「日本經濟困難，以及對於其在「佔領區」建立政治統治之能力開始動搖，今日極願妥協。日本明知在其背後有一老虎，所以此時既慌且急，欲以最後努力，迅速樹立起汪精衛傀儡政權，誘使中國人民以及第三國家贊成

其「東亞新秩序」。

「汪精衛是一個投機份子。他曾經是一個權威的革命者，曾有不少青年志士跟隨着他。但由於其利慾薰心，以及缺乏道德觀念，終而變為中國天字第一號的賣國賊。」

「一九二六年春，當國民黨軍隊北伐的前夕，汪因與蔣委員長不和遠走海外，一年後歸國，其時蔣已清黨並已建立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對峙。汪因與蔣不和，遠走漢口，但在武漢政府中，汪仍居要職。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中，汪在蔣的倒蔣陣線。一九三二年，日本佔領滿洲，後接受南京政府行政院長之位置，任職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刺時為止。」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汪在最初堅主抗戰甚烈，但不久即變為講和論者的代言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彼即突然離開自由中國，投進日人的懷抱。『由其半生紀錄看來，可見其是一貫的首鼠兩端，毫無一定主張。為其個人私慾，甚至不惜犧牲國家民族。」

。汪今日雖然仍有少數私黨，但其名譽已一敗塗地，不為其國人所齒。中國人民為了祖國的自由獨立，已經忍受了重大的犧牲，決無可能接受一個賣國賊的領導，這個賣國賊是正當祖國危急之時，才來祖國，投入敵人的懷抱。」

### 土肥原挑傀儡第三次才輪到

#### 汪精衛頭上

美國合衆社駐華記者漢生最近在美國著名雜誌「Humanity」中發表一文，指出汪精衛是日本在第三次挑上的傀儡。一九三八年中，土肥原受命質選傀儡，他第一次所選中的是七十八歲的老翁唐紹儀，但其後風聲所播，唐即成為愛國志士手中的犧牲品。土肥原第二次又挑上了六十歲的吳佩孚，但吳要求具有二十萬的軍隊，並堅持日軍須立刻退出中國，日本軍部不能答允，因而作罷。於是第三次才挑到汪精衛頭上。

「汪滿口承允，即逃出國都跑至安南，土

肥原立即前往與之相會。汪允諾爲日本宣傳部工作，但未接受任何名義。其後中國愛國份子突入其寓所行刺，殺其秘書，汪即倉皇出逃至暹羅，由該處乘日輪來上海，成立其宣傳總部。」

漢生繼稱：「一九三七年中，汪企圖以攻擊共產黨，重建其政治勢力。在戰爭開始以後，彼猶公開攻擊統一戰線。義大利駐華大使兩次鼓動汪精衛代日議和，使汪更利用汪爲工具強要中國向日

妥協。汪當時被認爲中國內部親日份子之代言人。

「我所驚奇的是，汪精衛竟得不到一個有聲望的中國人的擁護。中國人向來是現實主義者，在一半光榮的和不一與「全部光榮的戰爭」二者之間，中國人寧願選取前者。但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決未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甚至連追隨他廿多年的舊人都避之惟恐不遑。中國抗戰兩年來，政府高級官員中唯一變作漢奸的是汪精衛！」

\*

\*

\*

\*

\*

新人譯述自一月廿三日大陸報

## 南北傀儡大會串的「青島會議」

日方大吹大擂的所謂「青島會議」現在是終於開場了。傀儡「三巨頭」在「主子」的牽線下作最後一次的排演，眼巴巴望着即日就正式登台演出了。所以，這一次「會議」別無其他內容，不過班主在出演之先，將三主要角色的位置好歹安排一下，班主早有「各掛頭牌」之說，而王梁却偏不願屈居二三，已屢次「在在」，這番班主當面「調解」後，大概暫時該不會再有問題了。

但是汪倫真是時氣星下降，偏偏在這要臉面的緊要場合，自己內部竟至突然發生內訌，自己的親信竟至突然出走，而自己與日方所訂的密約竟至突然為人洩露。「和平條件」的內容竟至如此駭人，恐怕連王梁都不容為之容音！

王梁兩年來為日人公開服役，但他們玩的很妙，並沒有簽過什麼賣身文契。汪精衛和日人所簽訂

的這種條約，（汪倫在王梁面前，他們二人必定要躊躇猶豫而汪倫自然動筆。所以他們二人對於汪精衛之居然簽字，必定驚怪。號稱「妓女」之「政客」，其手腕竟至會如此笨拙！（對此封號，汪某實當之有愧——譯者）

不但此也，汪倫的內訌，將更使汪精衛在「青島會議」席上的「威望」為之大減。汪逆對於王梁向來不看在眼里，可是這次的家醜外揚，將使王梁相信此「國民黨」之「領袖」之「威德」實遠不及其所廣告者。

在最近三週來，汪之「和平運動」由於局勢之變化，本已大受打擊，今日日本國內政局極度不安，再加上這番汪派內部的內訌，則可預見「青島會議」必不會產生什麼具體的結果。

## \* 爲日汪密約 \*

## \* 蔣委員長告全國軍民書 \*

近日中外各報所披露的汪賣國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簽定，而由犬養健攜回東京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汪向日方提出成立偽政府的必具條件和日方的答覆，這幾個文件，全國同胞披閱之後，對日閥與汪的陰謀奸計，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由這幾個文件的披露，我們可以明瞭日偽雙方這幾個月來秘密進行「一般鬼蜮勾當」，我們可以察知日本在一月初所謂「興亞院」開會討論的內容，我們更可以由此認識汪裝腔作勢做盡討價還價姿態以及他賣國行爲的狼狽。在我們未見到這個文件以前，我們早知道汪是不惜將整個國家和世代子孫的生命奉送給日本的，現在這個文件披露了，我要請全國同胞鄭重注意這個文件的內容，再閱讀我在前年十二月指斥近衛聲明的演講，再拿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和近衛聲明作一個對比，就可以知道我在一年多以前，批評近衛聲明時所說的「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以及「近衛聲明是日人整個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這幾句話，到今日來看，更可以證明爲正確，絕不是過甚其詞，我曾告訴大家，近衛聲明骨子裏暗藏着機械利刃，現在機械一動，鋒刃畢露，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把近衛聲明「東亞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體化了，這一個日偽協定，比之廿一條兇惡十倍，比之亡韓手段更加毒辣，我敬信稍有血氣，稍有靈性的黃帝子孫中華國民，讀了這一個文件，一定要髮指皆裂，首先請大家注意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汪一年來尾隨着日人，醜顏向世界標榜的

，不是所謂無害於中國獨立自由的和平嗎？他不是津津樂道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以為無害於中國的獨立生存嗎？現在我們大家從他們簽定的條件中，可以看出這三個特別用語的意義，我再給他簡單明白的說穿了罷，所謂「善鄰友好」，就是「日支合併」，所謂「共同防共」，就是「永遠駐防」，所謂「經濟提攜」，就是「經濟獨佔」。這就是近衛聲明中所希望於汪兆銘將要成立的「更生中國」，亦就是「奴隸的中國」的要綱，這就是日閥以「分蘗建設新秩序職責」的手段，叫中國分擔「支解中國自身」的任務。試想世界上兇徒殺人，強迫被殺者引頸就戮，也就够兇暴了，還要在行便解剖手術的床上，強迫被支解者自剖其肺腑，這不是往古來今破天荒的駭聞嗎？這個文件內容的狠毒，我不屑一一列舉，我祇略舉其要點：

(一) 請看他的原則包含些什麼，第一就是要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鄰而「結合」，設定「日支滿」三國一般的提攜。善鄰友好而至於「結合」，這不是「日支滿不可分」的實現嗎？「東亞協同體」成立之日，不就是中國獨立國家的消滅嗎？其次就是劃華北及蒙古（原文是蒙疆）為國防上及經濟上強度結合地帶，而在蒙古特別設定軍事政治之特別地位。試問這所謂國防是誰的國防？中國的領土上要為日本的國防作「強度結合」，設定特殊地位，這樣的中國，還能算是一個獨立國家嗎？其次是在長江下游要設定經濟上「強度結合」地帶，這「強度結合」是什麼？是膠呢？是漆呢？還是所謂「混合一體」的不可分呢？明白些說，你的就是我的，再明白些說，中國的都是日本的，凡是中國所有的一切，日本都應該據而有之罷了。再其次是華南沿海海島嶼設定特殊地位，從此閉鎖中國，不許與海外自由交通，使我們南疆的屏障，變為東夷進出南洋的階梯板，變為日本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上的對歐美作戰的根據地，這些都是「日支新關係調整」中不可違背的原則，而這些具體事項，還要在其他附件作更詳細毒辣的規定。

(二) 先從「善鄰友好」說起，其餘款內所載者，一則曰「渾然相提攜」，二則曰「全般的講求互助連環之手段」。「連環」的意義，我會比之於牽我們子孫入十八層地獄的鎖鍊，想大家必能回憶，至於「渾然相提攜」，真是日本最近特創的新語。汪兆銘說：「近衛聲明輪廓明白」，而日本所製的是「渾然」。汪兆銘機關報還老着面皮說：「經濟合作有範圍有限度」，而日方答以「渾然」。什麼是「渾然」呢？中國文字內有「渾然無迹」的成語，又凡一切模糊，而記憶不起的叫做「渾忘」，所謂「渾然」，祇是無畔岸無蹤影的意思，提攜到了相互之間無分限無影迹，除非是「合併」，這不是整個吞噬的說明嗎？

(三) 要偽組織先承認「滿洲帝國」，而後中國領土主權由日滿來尊重。試想承認了偽滿，還說是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而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還要由宰割出去的偽滿傀儡來尊重，這是戲弄呢？還是侮辱呢？

(四) 不但宣傳與教育，就是政治外交和貿易，足以破壞相互好誼者，不獨現在，即將來亦禁絕之。換一句話說，中國境內凡有不便於日本者，一概永遠絕禁之。

(五) 「對於第三國關係不採取違反相互提攜的基調之措置」，這就叫中國的外交權，從此整個聽命於日本，不許有自由獨立之餘地。這是不是完全夷中國於日本的附庸？此外還要派遣顧問於「新中央政府」，於強度結合地帶及其他特定區域，這就是要對中國層層配置監視人員。

(六) 協力於文化融合與創造。這就是從此不許中國有獨立的文化，不許中國人在文化上自己有創造。

(七) 再看所謂「共同防衛」事項之內所載的，不僅是「共同防共」，還要協力於共通治安的維持。這「共通的治安」的新名詞，就是要把整個中國，變為日兵駐防區域的註解，就是駐兵於全中國任何

地點的張本。

(八) 於是說到「防共」，就圖窮匕見的說，要駐兵於華北，於蒙古各要地，於是還要結成防共軍事同盟，於是還須中國承認日方艦船部隊得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和華南島嶼長期停泊，因為這些地點離日方的假想敵蘇聯太遠了，不能應用到「防共」三字上來，所以在文上要製造共通的治安之維持的一句話來應用。而駐兵區的鐵道航空通訊主要港濟水道，日方還保留着軍事上的「要求權」和「監督權」，至於中國本國之軍警配置和軍事設施，要限至最少程度，而且這個最少程度的軍警建設，還要由日本派遣顧問協力行之，試問什麼是協力行之，是監視與支配而已。

(九) 再看所謂經濟提攜的內容怎麼樣。首先是要互助運環，其次還要「經濟結合」，整個掠奪中國的經濟，甚至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乃至關稅和海關制度之建立，都要受他的支配，受他的限制，受他的統制。

(十) 關於資源開發，關於關稅交易，關於航空交通通訊和氣象測量，均要以便利日本的援助協力和物資需給的主旨，締結所要之協定。

(十一) 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在華北內蒙要與日本以特殊的便利，又在其他地域關於特定資源，也要給日本以所要之便利，而所謂全國交通協力之重點，乃包括整個中國之航空，華北（包含離海線在內）之鐵道中心之間，及中國沿海之海運，長江水運，及華北與長江下游之通訊等等。以上種種，就是日本要將中國所有的一切囊括以盡，連我們同胞人人的貧衣住行，都要受他日本的支配，而毫無自由的餘地。

上述各項，他們還恐未能列舉完備，在備考綱內更規定須與日方密切協譯，以為隨時要索的張本。除此以外，還有規定僑中央與南京華北及蒙疆三傀儡組織的關係，內容甚為瑣細，而其主要精神，無非

是一塊塊宰割開來便其吞嚼。最足令人注目者，乃是廈門與瓊州島特別各列為一條，廈門要設為特別行政區域，而「海南島」上要承認日本之特殊地位，使握之有橫處理航空通訊海通之事項，和國防「必需資源之開發利用事項」，這還不是乾脆的說，廈門與瓊州島要是永久割讓於日本就完了麼？而其沒有明舉的，還有所謂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我們須注意，這就是日本決心掀起太平洋上的風雲，而要以我神聖禹域之黃源，黃帝子孫的血肉，作他南進北進冒險並舉的資本，綜觀這一個密約，較之民國四年日本向袁世凱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不知道廣泛毒辣到多少倍！這個賣國條件如果見之於實行，中國就陷於萬劫淪亡，四萬五千萬黃帝子孫真無噍類，而東亞與世界的禍害，更不知伊於胡底。可是喪盡天良的汪兆銘，竟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欣然簽字，在這個萬劫不復的賣身契上。請問全國同胞，這是和平呢？還是賣國呢？這是「國交調整」呢？還是亡國條件呢？由這個條件的實行，中國的獨立自由，是可以由此確保呢？還是從此永遠斷送淨盡呢？

尤其令人痛憤的，請全國同胞再看一看汪的卑劣無恥到如何的地步。在他向日方提出的「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一個文件中，他所認為「中央政府成立之必具條件」是什麼？對於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領土主權行政等等，他一切都可以不管，而所爭者乃是四千萬元款項之借支，以及關稅之存放，與稅稅鹽稅之轉移。明白的說，汪兆銘向日人所要求的：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有了錢就可以一概不爭，此外他所要請者，就是開放南京上海間長江之一段，再其次是京滬間的通行證問題和憲警檢查權，以為有此數項，便可保障他個人的安全，大家知道狗偷鼠竊，總是賊胆心虛，汪兆銘的生平，本是這樣一個患得患失反覆無恥的脚色，他要求長江開放，何嘗是專為欺騙英美諸國，要求通行證和憲警權，何嘗更有其他目的，實在是準備不得了時，他可以從海上陸上脫走。因此這三項第一是要命，第二是要命，第三還是要命，有了錢，有了命，他就可安心作傀儡，所以除此而外，便一概可以不管。

只是對於這兩點，一定要低聲下氣，向日人請求，還設其詢曰要「變更人民觀感，改善人民心理」，你看他拿我們同胞當作什麼人！可是日本方面怎麼答覆他呢？日方最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就是「動用四千萬元一層，必須日支新關係調整之原則及其他過渡辦法得到確約時，則有設法以副尊意的準備」。其他對於關稅收入，還是仍舊要存放正金銀行，而華北及內蒙部分，還要另外保留，關於長江開放乾脆的拒絕了，關於通行證與憲警檢查，要待適應治安狀況等現地之實情，而由日支雙方之關係官憲協議再定。我們要法意日方所謂「得到確約」一句話，就是要汪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賣國條件，給以永不反悔的保障，纔肯付這四千萬元的款項。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汪所以要在十二月三十日滿聲承諾的緣故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十一月間上海傀儡報紙徬徨焦急，裝腔作態的內幕了。傀儡們粉飾場面的技倆，畢竟敵不過他主子的壓力，長懼遑遑的心理，畢竟戰勝不了他袍笏登場的私慾。奸逆的醜惡心事，祇看這幾個文件，已不必待我再加闡明了。我祇是提醒現在還有極少數過於忠厚，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們，不免迷感於汪過去甘言欺詐的烟幕，現在讀了這幾件從他自己內幕裏掏出來的文件之後，請問作何感想？日閥和叛徒本來是針芥相投，沆瀣一氣，分不出誰先誰後的。我們如果說日閥來勾引叛徒，也更可以說日閥的妄行狂想，是受了賣國叛徒的教唆與鼓勵。試看這一年以來，日本內部由近衛而平沼，由平沼而阿部，由阿部而米內，換來換去，說不了少壯軍閥的掌握，現在日本新閥登場，米內的首次談話，是要援助「新中央政府」的產生，而劈頭第一語却是籲請「全國有一致團結，以建立新亞新秩序的必要」。這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和民間，都有不一致的實情，可以知道日本國內，還存在着不少頭腦清楚的分分子，知道這樣滅人國家的狂妄企圖，勢必陷日本自身於滅亡的，無論少壯軍閥是怎樣的家上欺下，畢竟掩不住日本內部的矛盾與不一致。可是這一個不一致，並不關於傀儡偽政權的成敗，我在幾個月前，早經斷定傀儡偽組織是遲早要出現的，我又說：「無論日人製造幾十個偽組織，

無論這種偽組織假借任何名義，吾人只認爲日之奴隸，其對內對外，決不發生絲毫效力，亦決不能損害我黨國於毫末。」我們都知道一個人既作叛徒，存心賣國，必然會賣絕他祖宗和子孫，所以對他的賣國條件，我們並不如何驚異，我們今天是抗戰第一，四萬五千萬同胞抱定決心，保障中華民國的獨立生存，任何力量，任何詭謀，絕對亡不了我們中國。可是這一次汪賣國文件的披露，畢竟是有重要的意義，如果不是他的內部有人發動不良，把這個密約公布於世，我可斷定不論日閥和叛徒如何遮掩全部或至少一部以蒙住世人的耳目，而喪失了靈魂的汪，還要繼續對我們一般忠貞同胞，用花言巧語不斷來欺騙。現在這個密約何時遞交，何時簽字，何時帶回東京，以及日閥如何願指氣使的脅迫，一分都很明白了，汪和日閥雖欲抵賴，也無從抵賴，雖欲掩飾竄改，看他又如何掩飾。這可以讓我們同胞知道汪的所謂和平運動，是不是賣國運動？更可以知道由近衛聲明「東亞新秩序」所推演而來的毒計，畢竟是怎樣的險惡，如果我們不堅決抗戰，不但中國國家和民族將屍骨無存，就是太平洋有關的各國，也將要陪於不能倖免的劫運。這可以讓世界各友邦知道日本在調整對各國外交的姿態之下，是掩藏着怎樣的野心，是在同一時間進行着如何的工作。這也可以讓日本民衆知道他們軍閥是怎樣的認識自己兵力不夠，而要涕泣嘆氣的假手叛逆，來結束中日戰爭，而一方面又是如何的卑劣狂妄，以日本的國運爲孤注，來對世界作更大的冒險。

我們全國抗戰，是有堅強無比的決心，可是我時刻紀念着我們淪陷區域內受盡偽組織壓迫欺騙的同胞，我知道叛徒們誘惑欺騙的對象，是始終集中於我們海內外忠厚同胞，尤其是在淪陷區域內同胞身上的，這一年以來，汪逆到處散播妖言，什麼「和平無望，我也跟着殉國，如果和平有望，而和平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不可講和平」？又說什麼「日本所求，祇是經濟合作」，又說什麼「日本以道義觀念代功利思想，不以戰勝者自居，且有同憂患之誠意」，又說什麼「日本輿論主張尊重中國

之主權與獨立」，又說什麼「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何必更有託詞」，我們同胞中間存心過於忠厚的，聽了他這些話，或不至多少為其所騙，似乎覺得其事可疑，而其言或非無因的樣子。現在他狠毒貪劣的本來面目，隨著賣國文件一齊揭露出來了，我們同胞想一想，汪兆銘翻來覆去，所說的「老實話」，那一句不是絕對的謊話，他假作慈悲，關心同胞痛苦的言語甘言，原來就是要騙我們同胞世子孫跌入萬丈深淵的為日作偽的損技。他自謂「一年以來，殫盡心力，和日本朝野開誠討論」的「和平方案」，現在分明擺在國人的面前，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案，我們同胞道就可以明白汪兆銘一年以來所殫盡心力的，無非是替日開建造滅亡中國的路，替日開構築陷害中國國民的圈套。大家當還記得他在去年七月九日對海外的廣播，他不是說「兩國交戰，都是由停戰而讓和，由讓和而撤兵，交戰形勢依然存在，撤兵從何說起」，拿這一套說話，替日開來勸誘來辯護嗎？他不是還到了廣州，躲在日軍司令部裏，說要實現廣東的局部停戰嗎？同胞們想一想，自去年以來，我們前線幾次血戰，愈打愈強，現在連汪兆銘傀儡機關報中華日報也可以藉着前線將士的犧牲，來說幾句騙人硬話，像所謂「日本希望和平，乃出發於不能擊敗中國」等等一類話的時候，日開所探懷而出，擲交傀儡，迫令簽訂的，還是這樣一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如果算像汪兆銘所說的先停戰後議和，那還有什麼和可講呢？一經停戰，還不是無條件的要中國乾乾淨淨就完事嗎？這不是將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更加法以用特殊的面目，放縱無恥的提了出來，要你承認嗎？那還有什麼撤兵不撤兵可講嗎？唯其我們全國一致，沒有人上他的當，所以汪兆銘祇好辛辛苦苦的在偷偷摸摸中間，和日開私訂這種賣國契約，當他的主子不肯交付四千萬元借款的時候，便從他的機關報裏發出一「吾等又何必組織中央政府，豈吾等亦將淪為漢奸之流乎」，一類的呼聲。這足以證明祇要我們同胞意志堅定，汪兆銘的賣國奸謀是斷然沒有法子稱心遂願而成功的。日開也沒有法子實現他這樣伴狂妄的毒計的。汪兆銘簽訂這個賣國密約以後，再打算如

何做法呢？日閥又將採取怎樣的手段呢？這都是我們全國同胞心中所必然引出的問題。但我以為這些都不重要，不值得注意。只要我們守定一貫不變的國策，堅強抗戰，自然能够以最後勝利的光明，消散這種鬼域憧憧的黑影。

先說汪在這個賣國契約將近簽訂的時候，他躊躇滿志極了，先是他的機關報（中華日報）說：「全面的和不能實現，除了以局部和漸致全面的和以外無辦法」，繼而汪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發表了一篇電書後，說「目前所餘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又說：「兩國和平條件的能否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獲得之後期其實現，亦有待於和平運動」。這一半是他還想掩飾其秘密簽字的事實，一半也是要仰望他主子的顏色。所以他今天以後，必然還是致力於他的所謂「和平運動」，就是想「以局部的和漸致全面的和」。他一定是想拉攏醜類，組成偽府，盜竊名義，作為執行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主體。他或者還妄想即使沒有第三國承認他的偽府，亦必然可以造起一些糾紛和麻煩來；使若干國家同他的偽政府發生事實上的往來。至於「局部的和」，所謂「局部」是怎麼說呢？這就是說日軍佔領的南京城，就是他所能出賣的「局部」。再以這是「局部」作基礎，假借他主子的力量，和我們全國抗戰軍民作對敵，來殘害我們全國不願作亡國奴的每一個同胞，而後妄想由此達到「全面的和」。就是出賣整個的國家，以償他主人的大願。他的打算就是如此。他說該事已不能再有顧慮了，但我要問我們同胞，我們難道對於這種萬惡不赦寄生敵體上的叛徒，還有什麼顧慮嗎？我們真不注意他這種偽組織，更不屑注意他將怎樣「漸致全面的和」，我們只認定這種叛徒敗類，任憑借藉着什麼名義，終不過是日本的一個奴隸，是沒有獨立的人格。我們現在一心抗戰，戰到消滅了他的主子日本軍閥為止，他的主子消滅了，寄生體的奴隸豈不也就完了！不過中國歷史上又多添一個秦檜劉豫張邦昌的後身，供後人痛憤而已。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夷夏大義，總是每逢有叛徒國賊出現之時

，更是砥礪發揚之會，我相信我們全國軍民忠義激烈的奮鬥，必然隨着這個叛徒賣國行爲的具體化而更見堅強，更見饒勇，更見普遍。

至於日本以後怎麼樣，我們也大略可以推測，我想日閥以後的行動，不外乎兩條路，一條路是一面「捧出傀儡，一面「悉索敵賦」的把他殘餘的兵力調出來，繼續加緊向我們進攻，以便他們軍部可以向議會要索軍費，同時可以堵塞他民間的不滿和責備；第二條可能的路，或者是他自己覺得實力已竭，如再調其他兵力，連到他國內都要發生變亂了，一等到傀儡出場以後，他便借此名義，宣告他的「事變結束」，祇把軍隊放在佔領區內，既不敢再向前進，亦不向後撤退，藉此安慰他國內反戰厭戰的情緒，以期由此稍爲喘息，而後扶植傀儡來以華制華。三是這兩條路分明都是日本的死路，先從第二條路來說。老實講，如果他想藉此結束，想藉此稍息，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日軍一天不整個撤退，我們的戰鬥是一天也不中止的。他要退守，難道我們就不會反攻嗎？他想用全力鞏固佔領區，我們不會乘機收復失地嗎？再從第一條路來說，那就是把他在國內國外所僅餘可調的五個師團抽調出來，加緊進攻，這個在我們本是時時準備着的，而且必有十分把握的。全國同胞都知道，自從去年底桂南粵北戰事，至今一個半月來，他屢次抽調增援，屢次喪兵折將，我們已測驗過他就稱最精銳的第五師團和近衛師團的力量了，我今天可以明白的說，在三年以前，日人妄想我們中國在華北對他不戰而屈，到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就要使日本軍閥在華南戰場上不戰而死，乃至不戰而敗。日軍現在軍紀的頹敗，戰鬥精神的低落，都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現在所憑藉者，不過是他比較優勢的武器，但武器是要有戰鬥精神的部隊來使用的，日本現在國內經濟危機日深，外交徬徨無措，毫無出路，縣戰反戰的空氣瀰漫全國，這種動盪不安的因素，公然反映到他前線士氣的衰墜。我在去年五中全會時已經透切論述日人必敗之道，說他已陷入於地形和死地，處處都處於欲進不得，欲退不能的地位。自從他侵佔南寧之後，無論天時地理與人和上，他

更是陷於絕境了。他的最後失敗的時期，必不在遠了，我們祇待他最後覆滅的時期到來，加以一舉的殲滅。現在姑不論我們隨時隨地都給日軍以積極的不斷的打擊，即使我們和他作消極的防禦戰，我們亦必可使他不戰而死，促起他最後的失敗。我們祇看山西戰場，他始終保持六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一渡度的補充，不知道補充多少回了，到如今已經打了兩年之久，而我們山西依然如故。現在拿山西來和兩廣的地形和天候相對比，莫說兩廣地形崎嶇重疊，交通困難，而且疫病泛漫，疾疫盛行，日軍以島國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平原地區作戰的訓練，而進入到這樣地帶，豈非不戰死也要病死麼！我還可以說日軍進入這一地帶，就是不病死也要困死，就是我們不用兵力去圍困他，而那裏特殊的天然地形和氣候，這些自然力量就可以制日軍死命，使他全數困斃而死。他崩來的軍隊愈多，我們殲滅他的機會愈大，而最後勝利也愈快。所以日人進犯兩廣，本來是自尋死路，前年僅佔廣州，或者還沒有嘗足這種病死的苦，更沒有想到困死的一着，所以去年底敢來進攻南寧，實際這就是他最後冒險。我們就要在這個地帶，逼使他大量增援，實現使日軍不戰而死原則，以造成我們的最後勝利。至於其他戰場上，我們一方面不斷的與以消耗，一方面積極的與以打擊，要使他應付了我們有利的戰術，來自尋覆滅。

總之，在軍事上我早經屢次聲明，我們自信有十分勝利的把握，何況這一次賣國陰謀和汪協定的披露，更加深我們前線將士的憤恨，不啻對全國官兵下一道激勵軍心最有力量檄文。我們全國同胞和將士，現在必然知道不奮鬥就是滅亡，不血戰就是要束手待斃，就要被汪出賣做奴隸，我們如何能受此恥辱，我們如何能不雪恥憤恨，求取我們國家的生存，爭回我們國家的人格呢，現在日本內閣一換再換，少壯軍閥的孤注一擲，不但要牽累日本六千萬人民自尋死滅，更要攪亂東亞，引起全世界人類莫大的禍患，這是日寇回光返照死期將至的時機，這是東亞禍福世界安危最要關頭的一瞬，我們抗戰的意義，就在不惜一切犧牲為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作護衛，為國際公約東亞幸福作干盾。我們的責任，實在是萬分

重大，我們現在正是踏上最後勝利前所必經的最大艱鉅的階段，深願我全國同胞，全軍將士，乘此時機，加倍題勉，努力奮鬥，驅逐日軍，光復山河，達成我們蕩滌叛逆腥羶，報復先烈仇恨，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莊嚴使命！

## 新聞剪輯

### 土肥原挑傀儡第三次才輪到

汪精衛

許為日本宣傳部工作，但未接受名義，其後愛國分子刺殺會仲鳴，彼始逃往暹羅，由該處乘日輪來滬，正式開始為日人工作云。

合衆社駐華記者漢生氏近撰文宣稱，一九三八年土肥原奉命挑選首席傀儡，其第一次所挑中者為

唐紹儀，但唐旋為人所暗殺，第二次挑中吳佩孚，惟吳條件甚苛，日方不能接受，於是不得已，第三次才挑到汪精衛頭上。汪喜極望外，立刻滿口答允，立即逃出重慶前往河內與土肥原相晤，汪當時允

### 汪是雙號傀儡

大陸報一月廿五日載稱，當陶希聖未走港時，林柏生與之反對甚烈，蓋陶主光榮和平，林則不肯三七二十一，堅主立即成立「政府」。林以為為保持汪之政治生命，非立即「組府」不可，即甘作日

人傀儡亦在所不計。陶文中所稱：「當條件初到手時，汪與夫人都很失望，很憂戚。其時曾邀同我和高宗武密商停止組府的方法。後來日方與汪部內部互相呼應，表裏迫促，遂竟草率結束談判，決意向組府而前進。」即係指此而言。由此可見汪實為雙號傀儡，既為日人之傀儡，又為其部下噴嚏之傀儡。

### 何世楨重歸汪部

被刺，係由王所主謀，今已證明不確。又傳前復旦大學教授汪馥炎之被刺，實亦係汪派「特工團」之所為。至其被殺原因，聞為彼與汪系某一要人爭奪高位所致。

### 汪派自相殘殺

大陸報一月廿五日載稱：自日汪密約公布後，汪派內部大起混亂，紛紛思謀出走，其「和平救國軍」「第二路總指揮」王天木因謀走港，竟被逮捕而槍殺。前所傳何行健（偽「第三路總指揮」）之

大陸報一月廿五日載稱：前傳何世楨已脫離汪部，自立門戶，今則證實彼已重歸夕土，就汪黨「組織委員會」「主席」並兼「中執委會委員」之職。除此雙料官銜外，彼並自封為「新同盟會」「主席」，該「會」總部即設於其寓所同生路（譯音）四十二弄三十號內。

\* \* \* \* \*

## 回頭是岸

中央黨部組織部部長吳鼎先於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文章，  
警告汪派附逆分子，略謂：

慨自汪逆叛國，區跡瀛西，謬倡和平，同行匪盜，影響所至，環境日惡，生活日高，全體人士，咸蒙其害，諸君不幸，或受利誘，或遭威脅，失節事仇，不能自拔，雖不能與認賊作父為虎作倀者，同日而語，要亦信念不堅，交友不慎，有以致之。在先或惑於和平謬說，或醉於利祿私圖。執迷不悟，莫可理喻，方今寇氛遠走，密約宣揚，汪逆之賣國陰謀，揭露無遺，諸君雖不察謀，亦屬附逆，務望及時悔悟，幡然歸順，若能迴避來歸，將功贖罪，我中央不特不咎既往，且將厚專賞資也，何去何從，維希自擇！

民國廿九年一月卅日出版 \* 定價五分 \*